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

逼命的地租

含泪闯关东

长工苦

抓丁仇

万恶的族权

打不赢的官司

夺地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2

定 价： 0.13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夺 地	(3)
父子恨	(14)
毒 計	(22)
圈 套	(28)
攀“亲”	(36)
两张地契	(43)
一亩九分地	(52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记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夺 地

我今年七十四岁了，家住在北京市大兴县东白塔村。回忆起六十年前，我家被恶霸地主于子亮夺地霸产的那段家史，就气得咬牙切齿。

吃 青

六十年前，我家在东白塔村东南有二十亩好地，一色的“二合土”，是我家老小活命的宝地。

那年，风调雨顺，人勤地不懒，庄稼长得比往年都好。半人多高的玉米，齐膝盖的豆秧子，长得黑绿黑绿的。穷庄稼人就盼望有个好年景，我爹看到这片好庄稼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觉得今年有了盼头，一家老小也许可以吃得饱一些了；秋后卖点粮食，凑够三十吊钱，还能贖回典给于家的那十二亩“枕头地”。想到这些，爹更起劲了，带着我黑夜白日地辛勤干活。大清早父子俩起来，喝点稀粥就去耨地，娘收拾完屋里，把弟弟妹妹交给奶奶，也跑到地里去帮忙，一直到满天星星了还不肯回来。

庄稼被这么一滴汗一滴汗地滋润着，越长越好，越长越惹人爱。

一天，日头落山后，爹回家歇了会儿，又要上地里去遛蹿。

他推开门往东一看，只见地主于子亮家的几匹驷马在我家的地里“吭哧吭哧”地吃得正欢。爹急忙往地里跑，想把牲口赶出去。没跑几步，就看见地主于子亮乐滋滋地站在井台上，看着牲口吃庄稼。爹见于子亮这副奸相，心里直冒火，心想：你眼睁睁地瞧着牲口吃别人家的庄稼不管，也太欺负人了。便走上前去想质问他。可是还没等爹开口，于子亮就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这都是他妈的小平安，放了牲口不拴起来，让它糟踏你的庄稼。老拴，你先回家吧，我叫平安把牲口拉出来。”接着就假惺惺地向做小活的平安骂道：“平安子，你他妈的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把牲口给我拉出来！”

这几句话把爹的嘴给堵住了，一股火窝在肚子里，只是攥着拳头“呼哧呼哧”地喘气。走到地里，看见被牲口连吃带糟踏的玉米、豆秧一大片，又是心疼又是恼火。爹真想跟这条老狗吵一场，可是又一想，人家财大势大，胳膊怎么能扭得过大腿？还是忍了吧。一直等到平安把牲口从地里拉出来，往于家牲口棚里赶去，才憋着一肚子闷气回到家里。

可是没想到，我爹刚推门进家，于子亮“啪啪”几鞭子，又把牲口赶进我家的地里。

爹在家呆了一会儿，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地憋得难受，就又从家里走了出来，往东一看，于家的牲口又在地里“吭哧吭哧”地吃庄稼了。爹气得肺都快炸了。连忙往地里跑去，想把牲口赶出去。只听得于子亮假意叫道：“平安子，你他妈的不把牲口拴好，撑着了我的牲口要你的狗命！”又对我爹说：“我说老拴啊，你光种这种庄稼可不行啊！我的牲口一天磨断没数的缰绳也管不住呀！”爹没有想到于子亮这老狗先倒打一

耙，直气得浑身哆嗦，恨不得上去给他几个耳光。可一想到那些被于家讹诈得倾家荡产的人家，只得强忍下来。

从这以后，于子亮瞅空子便把牲口放到我家地里去吃青苗。一片黑绿黑绿的庄稼，就这样喂肥了于家的牲口，却没给我家留下几颗粮食。

恶霸地主于子亮，有钱有势，心毒手辣。家里有好几顷地，可他还嫌不够，瞅着人家的好地就眼红。因此，周围原属白家、胡家、马家的地，现在都被他夺走了。我家的地和于家的地只隔着一条道，他看在眼里，痒在心上，老早就算计着怎么能把这块地弄到自己手里。

毒 打

我家忍气吞声地熬过了这一年。转眼到了春天。地还冻着，爹就下了地，找到了地界，用铁锹划了两道印儿，准备挖一条土壕，挡住于家的牲口。挖着，挖着，抬头看到了井台，从井台想起了于子亮那副奸相，不觉越想越生气，狠狠地骂道：“于子亮，于子亮，你坑害穷人可真毒啊！一年的哑吧亏，我算吃够了。”骂完狠狠地挖了一锹土，使劲扔到壕外。

不料这些都让于子亮看在眼里了。正当我爹一锹一锹使劲挖着的时候，于子亮迈着方步，挪着肥胖的身子过来了。

“哈哈，老拴，整治壕沟哪！嘿，不是你那么个整治法！”爹听到于子亮的声音，头都没抬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个整治法？”于子亮嘿嘿地奸笑了一声说：“把铁锹给我！我来给你做个样子！”

爹见这老家伙要铁锹，心想：你还有什么新鲜招儿？就把

铁锨递给了于子亮。

于子亮接过铁锨，先是噎噎掘了几下土，然后趁我爹不注意，扬起锨，抡开了胳膊猛然照我爹后脊梁就是一下子。接着就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，把爹打得脸上手上血淋淋的，身上红一块紫一块，倒到壕沟里。于子亮这才扔下锨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就是这么个整治法！”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
直到我喊爹吃饭的时候，爹才清醒过来，从沟底下慢慢地爬起来，我搀扶着他，歪歪趑趄地走回家来。一进门，便一头栽倒在炕上不动弹了。娘急得转来转去，不知怎么办好。

下午，正当娘打算借点钱去给爹抓药的时候，外面忽然吵嚷起来了：“老拴，别他妈的在家里装蒜，走，上礼贤打官司去！你这样欺负人可不行！我于子亮眼里可没落过一粒砂子！”

爹一听，“腾”地一下从炕上坐起来，摸了鞋子下炕就想走。娘急了，使劲按着爹说：“你忍忍吧！”接着跑出屋，把于子亮拦在门口，向他问：“二叔，你打什么官司啊？明儿再去还不行吗？”于子亮凶狠狠地问：“不行，偏要今儿去。”这时，爹已经冲出来了，指着于子亮说：“于子亮，走就走！打私架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；打官司，我不在乎你！”说完，往外就走，娘死拉着爹不放，哭着喊：“你不能去呀！”爹扳开娘的手说：“不用怕，我倒要看看他于子亮有什么理告我。”说着，跟着于子亮去了。

爹走后，娘放心不下，便叫我去找大表哥胡德玉，让他也跟着去。

爹跟着于子亮出了村，走到西河洼，已经是精疲力竭，眼前发黑，浑身疼痛，走一步挪一步，“噗通”一声，不知被什么绊

了一下，栽了个跟头。突然旁边跳出来一群人，连拉带扯地把爹拖到洼地，接着就是一阵毒打，雨点般的拳头落在爹的脸上身上。于子亮摇晃着拐棍喊着：“揍，给我狠狠地揍！”当我和表哥赶到时，爹已被打得不省人事了，我一见便哭着扑倒在爹身上。

第二天，娘去找村里管事的人评理，跟马地方（即村长）一说，马地方立刻“答应”了：“好吧，我给你们说合说合。”可没想到，马地方一见于子亮便说：“二叔，我叫老拴见见您，给您赔个不是。”于子亮满脸肥肉一松，奸笑着：“哈哈，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麻烦您！老拴他挖那么深的壕，怕我牲口糟踏他庄稼，那点庄稼又算得了什么！要是把我的牲口给弄瘸了腿，他赔得起吗？”马地方一听，立刻迎合着说：“是呀，糟踏这点庄稼，算得了什么！”

穷人冤遭毒打，还要赔不是，这就是马地方他们主持的“公道”！娘听说要向于子亮去赔理，气得直打颤，回到家里，看着爹一动不动的身子，全家哭成了一团。

栽 树

过了半个月，爹还是下不了炕。

一天早上，我背着筐到地里去拾柴禾，只见于子亮抱着一大捆柳树条儿，在我家地边上走来走去，走几步停一下，用脚划个印儿，抽出个树枝儿放在划的记号上。他身后，跟着几个扛活的伙计，有的拿着铁锹在划好的记号上挖坑，有的在填土，有的挑水。老家伙放了一会儿柳树条儿，直起腰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土，眯起眼看着他的伙计们栽树。

“坏了，于子亮在咱家地里栽树了！”我急忙转过身，跑回家里告诉娘。娘一听，浑身战栗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停了一会儿，叹着气说：“栽，栽，就让他栽吧，他是存心跟咱们捣乱！早晚咱得报这个仇！这事儿先别告诉你爹。”

后晌，娘呆坐了半天，忽然站起来，用手攏了攏头发，出门去了。她穿过大道，直向于家大门楼走去。走进了于家大院，叫了声“二叔”。于子亮正在吃饭，奸笑着说：“嘿，二姑娘来了，里边请坐。没吃饭，就在这儿吃点吧！”娘说：“我吃过了。二叔，今儿你早起栽树啦？”于子亮冷笑了一声：“哈哈，这准是小拴子告诉你的。这孩子，不懂一点人事。你道栽树是为了我吗？我是给你们家弄个地边地沿的。你们一家子老实巴交的。要打私架，不成；要打官司，准输。地要是让于二他们给挤去，你们惹得起吗？”这于二也是个有钱有势的恶霸地主。我家地的西边就是于二家的地。娘看着于子亮瞪着的两只贼眼，知道这个又奸又刁的老东西，常常坑害了穷人还要卖乖，就忍着气回了家。

“换”地

爹一病不起。这二十亩地就全靠我们娘俩刨种着。整天都象走在刀刃上一样，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哪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一天，娘从于家门口经过，于子亮在门里边叫道：“二姑娘，里边坐会来呀！”娘不知于子亮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，就站了下来。于子亮见娘不进他的门，又说：“快里边来呀，二叔跟你有句话说。”娘只得进去了。

这回，于子亮显得特别殷勤，让座，沏茶，一口一个“二姑娘”，越叫越“亲热”。娘摸不清这个老狐狸究竟想干什么，心里噗通噗通直跳。于子亮一会儿谈这，一会儿问那。拉了一会儿闲话，就转入了正题，说道：“二姑娘，咱们商量个事儿。门口这地，我看你们种也无益。西边于二正在一点一点地挤你们，你们家惹不起他，我可气不平。再说我这几头大牲口又常去糟踏你们的庄稼，我也不忍心啊！为你们着想，我看门口这地，让我种，我跟他妈的于二斗一斗。我把南边大园子那二十亩地让给你们种，咱们换一换吧！”

娘听了气得发愣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于子亮见她低头不语，又“善”皮“善”脸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就这样说定了吧！你们要用牲口什么的，就到我这里来拉。日后你们在那地里种得无益了，再换过来也不迟呀！”说着便把娘送了出来。

娘吃力地挪动着脚步，晃晃悠悠地走到家中，一下子坐在炕上，半天才清醒过来，不住地说：“‘换’地，谁不知道于家那块破地是最赖的盐碱地啊！于子亮，他简直是不让穷人活了，他的心好黑啊！他想把咱穷人当成面团，任凭他怎么捏就怎么捏啊！”

爹一听说于子亮要“换”地，脸都气紫了。把心一横，挣扎着从炕上下来，抄起一把切菜刀就踉踉跄跄地往外走。娘一看这个架势，吓得连哭带喊拉住了爹：“孩子他爹，你可不能这样呀，你要有个好歹，我们可怎么过啊！”我们弟兄也都抱着爹哭起来，爹看着一家人这副惨景，把菜刀一扔，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娘把他扶到炕上，一边给他捶背，一边说：“孩子他爹，近山识鸟音，傍水知鱼性，于子亮的心是怎么长的，你还不

清楚嗎？虽说那是二十亩不打粮食的盐碱滩，但总算是从虎口里落下来了，我看换就换吧，还是躲开他好。”

就这样，于子亮把我家二十亩宝地白白地夺去了。我家种上了于子亮那二十亩兔子不屙屎的坏地，全家起早贪黑地盼望着把这块“盐滩”地治活过来。

秋天，庄稼熟了，有几亩长得还不坏。一家老小总算有了一点希望。可是，万没想到正当我们准备开镰收割的时候，于子亮突然派人把庄稼全给抢收了。于子亮亲自吆喝着大车，把庄稼拉到自己的场院里去了。

爹这下可急了，追上去指着于子亮说：“你也得给人留个活路啊！”于子亮蛤蟆眼一瞪，大声骂道：“地是你的嗎？穷小子，空口无凭，拿文书来看！”当初只说“换”地，哪里想到还要写文书。爹这一急，没说出半句话来，一下子晕倒在地里。娘也顾不得再跟于子亮讲理，连忙抱住爹，一边揉胸，一边哭叫，一直闹腾了一个时辰，爹才醒过来。娘把爹送回家就去找于子亮。于子亮正指挥着长工们打场，一见娘去了，装作没有看见，就往外边走。娘赶上去叫道：“二叔，你停停，我找你有点事。”于子亮停下来，一副脸拉了有二尺长，没等娘开口，他就从腰里掏出了一张借据，对娘说：“这是你公爹死以前借我的钱立的字据，字据上写明三年不还，用二十亩地抵押。现在早已过了五年，你们那二十亩地就算做抵押了！”娘一听，好比晴天霹靂，头上象狠狠地挨了一闷棍，象一个木头人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于子亮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，假笑着：“二姑娘，不必难过，常言说得好，父债子还嘛！我眼下手头紧，今年长工的工钱都开不出去，要不，你二叔还在乎

那几亩地的庄稼！二姑娘，这样吧，你公爹死时典给我的那十二亩活契地，你们攒几个钱，把它贖回去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扬长而去。

改 契

地种不成了，现在的希望，只有寄托在贖地上了。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攒钱贖地，爹叫我出去给地主扛小活，他自己借了几个钱，挑起八股绳，串街走巷做起小生意来。

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全家勒紧裤腰带，从牙缝里往下挤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用，攒了整整两年，才攒了十五吊钱。为了贖地，又求亲告友，整整跑了一个月，好不容易才凑够三十吊钱。

娘买了张红纸，把三十吊钱包好，拿到下家去了。见到于子亮，娘说：“二叔，我爹死的那年典给你那十二亩‘枕头地’不是三十吊钱吗？今儿我们有几个钱想把它贖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于子亮暴跳起来：“呸，你穷昏了，当初你家使我的哪是三十吊钱，明明是三十两银子。来人哪，把那张老典契拿来！”

文书拿来后，“啪”的一下又把它放到娘的面前。“三十吊钱？文书上明明写着三十两白銀！贖吧，有三十两银子，你就把地拿去！”狠心的于子亮把三十吊钱改为三十两银子，活契变成了死契，十二亩“枕头地”就再也贖不回来了！

娘看着那张白纸黑字的文书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气得颤颤抖抖地说：“不，不是三十两银子！你不能太讹人！”“什么，我讹人，我有的是银子，我会讹你们！穷疯了把！”



娘气得顛顛抖抖地說：“不，不是三十兩銀子！你不能太訛人！”

于子亮見娘不說話，便突然變了副笑臉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二姑娘，還是把這三十吊錢拿回去吧，贖地干嘛呀？就做個小買賣，輕輕巧巧地不比在地里死啃強得多嗎。”

娘默默地拿起三十吊錢，頭也不回地跑出了于家大門。就這樣，連最後的一縷希望也破滅了。

李海清 口述

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 整理

選自北京出版社《披荊斬棘造新天》

父子恨

我家有二亩地，就在村子的东北角上，近得迈步就到。常说：村心的院落，村边的地，是穷到骨头里也不卖的家业。我家几辈，穷得要啥没啥，可谁也没有起过卖它的心意。这二亩地，养活了我家几辈人，埋葬着我几代祖先。我们活着靠它养活，死后靠它葬身。它是我们全家人的命根子啊！

但我家这块地正和地主张日旭的地紧挨着。这真象摆在狼窝口上的一块肥肉，日夜叫人担心啊！

果然，不出所料，地主羔子张日旭一当上“忠恕堂”的当家人，就对我家这二亩地呲开牙了。起初，他仗着自己有钱，企图花几个钱把地从我们家里买走。我家不卖。张日旭怀恨在心，就使出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，终于夺走了我家这二亩地。

有一年，张日旭给他先人箍墓，拉砖瓦的大车在我家二亩地里碾了一道辙，还故意轧在我老祖母的坟上。我叔几乎气疯了，手指着张日旭，非要和他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不可。又有一年，我家地里的麦子都快熟了，地主把他家的牲口放进去，糟踏了一大片。地主心里盘算：他这样糟踏，弄得我家有地难种，自然就会把地契送上他的四合大院。

但是，狗地主把梦做错了。就在他放牲口糟踏我家麦子的时候，我叔站在地头上，指着张日旭大声立誓说：“姓张

的，只要我张二絕不了后，这地就到不了你‘忠恕堂’手里！”由于我叔骨气硬，敢于和地主作斗争，在他活着的时候，这二亩地始终没有被地主夺去。但张日旭贼心不死，仍象饿狼一样，对着我家二亩地眼发红。

一年，我叔病了，他在咽气前把独生子明玉叫到床前，叮咛说：“儿呀，咱家那二亩地，是咱的命根子。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可千万要給先人争一口气。就是他‘忠恕堂’的金子把地铺满，咱的地也不能卖给他！”

我叔含冤饮恨地离开了人世，丢下我那十八岁的弟弟张明玉。为了埋葬叔叔，明玉向人家借了一笔钱。

第二年春上，家里穷得没法过活，一天两头揭不开锅，没法子，明玉給“忠恕堂”当长工去了。明玉进地主家是有顾虑的。但是，他转念一想：我一不欠他的粮，二没借他的债，我到他家是凭力气吃饭，他敢把我怎么样。去！要是不去做活挣点钱回来，葬埋父亲时借的债，拿什么还人家呢？这么一想，便咬着牙进了地主家的门。

到地主家以后，张日旭象招待客人似的对待明玉，不給明玉派活。明玉要活干，他却说：“才来嘛，歇几天！”一连几天都是如此，明玉心里犯了疑。他仔细一想，许多事情都联在一起了。譬如：张日旭经常问他：“家里日子过得去吗？要有作难处，就先把工钱使了，咱们家可不在乎这点钱。”又常常劝他：“做人要灵活些，不要象你父亲那样固执。那样于事无益，于人有害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明玉暗地里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张日旭是笑里藏刀，要謀算那二亩地，便打定主意要辞工。

“哼！这小子和他老子一样可恶。走着瞧吧，真是軟的不吃，爱吃硬的。”张日旭象恨我叔一样，恨透了明玉。

就在明玉向张日旭辞工的时候，地主的賬房里来了两个人。一个麻秆个子，瘦猴脸，留两撇稀落落的黄胡子；一个鷹嘴鼻子，黄眼珠，年岁比那个輕些。第一个就是我叔死时，借給明玉买棺木錢的人。明玉一見他进来，連忙上去問候，致謝，但是還沒等明玉的話說完，那人就指着张日旭向明玉說：

“明玉，不用謝我，那錢是六东家借給你的，你應該感謝他。”

这时，张日旭反背着手，在屋子里踱着方步。他用狠毒的目光瞪了明玉一眼，鼻子里“哼哼”了两声。

“啊！”明玉看着张日旭，吃惊地叫了一声。这时他知道自己上了人家的圈套，但又馬上鎮靜下来：“那我管不着。我在你手里借的錢，就只认你作債主。”

“好嘛，六东家今天向我要錢，我也只好向你耍。快！拿錢来！”說着，他向明玉伸出了魔爪似的手。

明玉双眼冒火，說不出話。鷹嘴鼻子說話了：

“明玉，你有的是办法呀，为什么不想？你家那二亩地不是可以卖上大价嗎？”

“啥？你們，你們簡直是硬逼人啊！”明玉气得渾身打顫。

“你說啥？你給我再說一遍，不識好歹的东西！別人替你成全好事，你反……”瘦猴脸从太师椅上站起来，把水烟袋往桌上狠劲一墩，怪声怪气地叫起来。他正叫着，鷹嘴鼻子递了



“六东家今天向我要錢，我也只好向你耍。快！拿錢來！”

个眼色插上来說：

“唉，光急頂啥用？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。”

“办法可以想，地坚决不卖，我爸临死……”还没等明玉把話說完，鷹嘴鼻子又接着說：

“唉！明玉，父亲的嘱咐是要记住的，祖宗的气也是要爭的。但是你得想想，怎样才算是給祖宗爭气，是沒錢还債，让人吊打一頓，然后交官法办，算是給祖宗爭气呢？还是卖地还債，落个虽然貧寒，但却清白，是給祖宗爭气呢？明玉，你家老几輩可是清白人啊。再說，你的債是葬埋父亲时借下的，这是正經事嘛，不是吃、喝、嫖、賭胡花了的。就是你父亲地下有灵，他也絕不会怪你的。”說到这里，鷹嘴鼻子停頓了一下，用眼睛打量着明玉。他认为这是最能打动明玉心的話。

明玉一面听鷹嘴鼻子說着，一面怀恨地望着张日旭，回想到父亲临死时說的話：“儿呀，你要給先人爭口气，‘忠恕堂’的金子把地鋪滿，咱的地也不能卖給他！”明玉想到这里，心里越发沉重了。

鷹嘴鼻子以为明玉經他那么一說，心里活动了，就趁机更逼一步：

“你把地卖给六东家，既清了債，又得了錢，可以另在別的地方买地。这是一举几得的好事嘛。”

明玉越听越生气，觉得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。他想出了“緩兵之計”，有意把話說的和气了点：“这块地是我家的坟地，几輩子的老人都埋葬在那里，实在不能卖。”

鷹嘴鼻子馬上順竿爬上来：“至于你家的祖坟，請你放心，

六东家绝不会动你一块土疙瘩，这点我们担保。”

张日旭也说话了：

“这还用得着说吗？我和明玉同姓一个‘张’字，明玉的先人就是我的先人。这不用说，不用说……”他摇着头把“不用说”三个字，一连说了好几遍。

“既然把话说到这，卖地不卖地可以商量。只是，你们也知道，地虽然归我种，但与我堂兄还有些牵扯，我得先向他招呼一声呀！”明玉说完，转身就要走。

“哎，得限定个时间呀。”鹰嘴鼻子还不放心。

“好，那就给明玉三天期限吧。”张日旭假装宽容地说。在他看来，再说三天，就是五天，也逃不出他的掌心。

明玉回到家，把事情经过跟我一说，我知道事不宜迟，得赶快想办法凑钱还债，就和明玉一面变卖家当，一面向朋友、邻居借钱。

穷人都是一条心。我和明玉张罗了还没一天，就把钱凑的差不多了。

张日旭听到风声，气得不得了，就和保甲长们串通一起，晚上把明玉拉去了。

地主的大厅里，地主、保长、甲长，还有上次逼明玉卖地的鹰嘴鼻子和瘦猴脸……坐了一大群，一个个满脸凶煞气。

张日旭一见明玉，就恶声恶气地叫起来：

“张明玉，没看出你竟有这么大的本领！”

接着，保长说话了：

“张明玉，你答应了卖地还债，为什么又反悔？”

“我欠的是錢，不是地！”明玉理直气壯地說。

“放屁！你放明白些！今天你賣也得賣，不賣也得賣！”瘦猴臉咆哮着，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“哎，張明玉，你是三歲娃不懂事，還是百兒八十老胡塗了？你算不算一個人？你有沒有腦袋？”鷹嘴鼻子走到明玉跟前，一句連一句地辱罵着。

“和這不懂王法的東西少廢話！去，把張明玉的地契給我拿來！”隨着保長的喊叫，兩個狗腿子跨出大廳，向明玉家裏跑去。接着，保長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

“張明玉，今天給你把話說清，以後再這樣胡鬧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說畢，他“啪”地一聲，把一枝手槍摔在桌上。

一會，狗腿子把地契取來了。接着，幾個人活拉硬扯地把明玉右手大拇指，塞進印泥里，按在地主早已寫好的賣地文約上……

就這樣，埋葬着我們幾代祖先的二畝地，被地主張日旭強奪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們全家人來到地里，哭着在祖墳上燒了最後一張紙。看着墳頭，想起我叔臨終時的遺囑，無限的悲痛衝擊着我們的心，眼淚象雨點一樣洒在祖墳上，洒在心愛的土地里。這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也深深地埋在了我們的心里。就從這時候起，我和明玉都得了——一種叫不上名來的病：吃不下，睡不穩，身體一天天消瘦下去……

不久，我那苦命的弟弟，就被活活地氣死了。臨終時，他一再囑咐我：

“哥，咱這仇要報啊！”

“报仇，一定要报仇！”

直到全国解放，共产党领导我们打倒了“忠恕堂”，斗倒了张日旭，我家才报了仇，伸了冤！

张明显 口述

王施林 整理

选自东风文艺出版社《烽火春秋》

毒 計

我家住在河南省西平县权寨村。我八岁那年，父亲便去世了，从此，全家老幼八口，全靠母亲领着过日子。那时，我家有四亩庄果地，土质好，地势高，又靠河沿，不论旱涝都能保收，群众都说这块地是“宝地”。

在旧社会，“临河受水害，靠山被虎欺。”我们权寨有个陈禹祥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“活阎王”。他占有土地四千七百余亩，从郑州至汉口沿着铁路的大小城市，几乎都有他的商店、工厂。他和国民党军长汤恩伯是拜把兄弟，又在本县当上了伪参议员。就凭着国民党的军政势力，专门坑害附近的穷苦农民。

饿狼闻不得腥气。陈禹祥看中了我家这块“宝地”，硬要我们卖给他。母亲不肯卖，从此，就成了陈禹祥的眼中钉。他先是软欺，耕地时强迫长工犁我家的地边。母亲不敢惹人家，只好忍气吞声，装作不知道。

陈禹祥见软欺不行，就又来一计。他一面把我二哥和二哥抓去当壮丁，一面又叫人对我母亲说“要想不叫你儿子当壮丁，那也不难。只要把你那四亩地卖给陈禹祥，人就能回来。”

奶奶不忍心叫两个孙子去当壮丁送死，哭着劝母亲说：

“套他娘啊！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把那四亩地卖给他吧，别叫两个孩子去受罪了。”

奶奶的话刺痛了我娘的心。娘难过地说：“娘啊！不能卖呀，要是把那四亩地卖了，咱一家人都活不成了！”我娘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全家人也都哇哇地哭起来。

为了能保住全家人的命，我的两个哥哥都被迫当了壮丁。后来二哥到东北不久，就死了，三哥走后也一直沒有音信。

陈禹祥没弄到这四亩地，怎能甘心呢？没过多久，又派狗腿子贾志渊到我家逼着跟他换地。贾志渊是个有名的老狐狸，见了我母亲先是假装好人说：“老嫂子，咱穷不跟富斗，陈大爷非要买你那四亩地不行，你就卖给他吧。庄稼人谁能没点地，是我好说歹说，陈大爷才答应拿块地和你家换，要是你不换，叫我也遭难啊！”

母亲一听，就知道狗腿子卖的啥药。就向贾志渊说：“谢谢你的好心。我家那四亩地，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业地。卖，我不能卖，换，也不能换。”

贾志渊一听，刷地变了脸，象打急了的疯狗，忽地站起来破口大骂：“臭娘们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怕你硬，走着瞧吧！”说罢，气狠狠地走了。

在旧社会里，穷人的灾难如同苦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换地的事未了，日本鬼子又把大哥抓走了。不久，陈禹祥这个坏蛋又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母亲领着群众抢了他的烟厂。一天刚吃罢午饭，我和母亲到场里去打麦，刚一出门就被保长陈集堂和几个乡丁拦住，不许我们走动，另外几个坏蛋象疯狗一样，到我家里翻箱倒柜。我和母亲气得两眼冒火。奶奶胆小

怕事，便哀求陈集堂：“你行行好吧，我們沒犯剿家罪，別翻騰了吧！”陈集堂这群瘋狗連理也不理，还是一个劲地乱翻。突然，他們在床头上扒出几个銅币，如获至宝，陈集堂拿着那几个銅币，在奶奶脸前晃了晃說：“你家沒犯剿罪，这是什么？老东西，这不是你媳妇搶来的嗎？”

这时，母亲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，气忿地說：“陈集堂，你血口噴人！那是我孩子玩的几个銅錢，犯你的什么法？”一句話問得陈集堂张口結舌，无言对答，只是无理謾罵。随后他們便把我母亲捆綁起来，带进了伪乡公所。

伪乡公所就是陈禹祥的閻王殿。在当天夜里审問母亲时，陈禹祥坐在桌子旁边，嘴里噙着二馬駒子水烟袋，脸黑得象个狗熊，几个狗腿子拿着刑具把我母亲围在中間，母亲毫不畏惧，直挺挺地站在一旁。这时，設在三間大厅的临时刑場里，除了“活閻王”呼嚕呼嚕的吸烟声以外，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。死沉沉的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陈禹祥才张开了血口問道：“你搶了我家多少东西，匪众是誰？”

母亲理直气壮地說：“我人穷志不穷，不指望別人的东西发家。”說罢就把脸扭在一旁。

陈禹祥嘿嘿冷笑了几声，把桌上放的几个銅币扔到母亲面前說：“这是从哪里来的？赃证俱在，还敢抵賴！”

“为人要凭良心，这是我男人活着时卖豆腐剩下的几个錢，与你有啥相干！”母亲毫无惧色地和他爭辯。

“不給你一点厉害，你不会招认，給我打！”陈禹祥把桌子一拍嚎叫道。

陈禹祥說声打，狗腿子就如狼似虎地用皮鞭、木棍沒头沒

腦地抽打起來。霎時，把母親打得皮開肉爛，血淋淋地倒在地上。

陳禹祥又吼叫道：“匪頭，你到底搶了我家多少東西？快說！”

“我……還是……一句話，我……窮，也不看着……別人的東西……眼熱。”母親倔強地說。

“你……你還嘴硬，我軋斷你的骨頭！”陳禹祥說着把手一擺，兩個狗腿子就把母親的雙腿拉得直挺挺的，下邊墊了塊新磚，一根粗杠子橫放在母親腿上，幾個狗腿子在杠子的兩頭使勁往下壓。母親“哎喲”一聲暈過去了，狗腿子們就用水噴醒再壓，這樣反復了好幾次。陳禹祥見逼不出口供，就叫兩個狗腿子把母親的兩只胳膊扯開，用兩把火香燒腋窩。母親暈過去了，狗腿子們又用涼水噴醒過來再燒。這樣死去活來地把母親折磨了一夜，但母親始終沒有向陳禹祥屈服。

第二天早起，天陰得黑沉沉的，唿唿地刮着東北風，奶奶從床上拿了一件破棉襖，叫我給母親送去。我兩眼含着淚珠到了偽鄉公所，看見血淋淋的母親，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，心里比刀子扎還疼，一下撲到母親的身邊哭了起來。母親慢慢地清醒過來，吃力地把我摟在懷里，已經哭不出聲來了，艱難地把昨天夜里受刑的經過向我說了一遍。最後她囑咐我說：“套啊！娘是活不成了，你要……給娘報……仇……”母親說着又昏過去了。我放聲大哭起來。狗腿子不耐煩，照我屁股上踢了一腳，叫我滾開。

這天中午，母親就被這群惡狼殺害了。

我和奶奶、弟弟都哭成了一團。母親一死，剩下我們老小



最后母亲嘱咐我说：“套啊：娘是活不成了，你要……
给娘报……仇……”

四口，奶奶六十多岁了，我才十二岁，五弟八岁，六弟还不滿三岁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？当时家里穷得沒有吃的，母亲的丧事怎么料理呢？后来得到街坊穷爷們的帮忙，才埋葬了母亲。

“活閻王”陈禹祥想夺我家的四亩地，抓走了我的两个哥哥，杀死了母亲。但由于母亲的坚决斗争，宁死不屈，終于保住了这四亩地。后来多亏好心的炳成大伯帮我家操劳庄稼，才使我们活了下来。就是这样，伪保长陈集堂还来逼我家出粮出款。家里生活越来越苦，后来奶奶連累带气，也病死了。剩下我們弟兄三人，无依无靠，終日流浪在街头，靠要飯过活。一直熬到了一九四九年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平县，我們弟兄三人才跳出了苦海。

土改时，人民政府镇压了血債累累的恶霸地主陈禹祥，給穷人报了仇，給我母亲报了仇，我家也彻底翻了身。想想过去，看看今天，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我們弟兄三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啊！

陈长套 口述

中共西平县权寨公社党委会 整理

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血泪春秋》

圈 套

一想起旧社会我家遭受地主那份毒害，直到现在，还恨得咬牙切齿。

解放前，我家有六间房、十一亩地。其中有六亩地在村南，是村里有名的好地，旱涝保收，一年能打七八石粮食。我家种上这些地，再出去打个短工，就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。在旧社会，地主见穷人家有几亩好地就眼红。我家这六亩地恰好座落在地主老财邢宝庭家的地当中，正象放在他嘴边的一块肥肉，一心想吞下去。

我十六岁那年，邢宝庭的父亲死了，棺木停在屋里，故意不下葬。有一天，邢宝庭上我家来对爸爸說：“吳二叔，你那六亩地匀給我做坟地吧，我找风水先生瞧了瞧，这地有风水。我把河边那四亩上好的地換給你，两不吃亏，怎么样？”

爸爸听了連忙陪着笑臉說：“不，我不換，我舍不得这地。”

誰都知道，邢宝庭河边那四亩地不如我家那六亩地好。邢宝庭見一开始就碰了釘子，想了想又說：“好吧，那就換堅村洼子的那四亩好地。”

其实堅村洼子那四亩地也不是什么好地，是石头坑。爸爸听了，仍然不肯答应，心想：你欺侮人也不能这么欺侮呀，用四亩賴地換我六亩好地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

那宝庭見爸爸不松口，一时也想不出好主意，掉头就走了。

沒过几天，他又上我家来，滿臉堆笑地对爸爸說：“二叔，你不願換地，那就卖給我吧，多給你点錢，你再上別处去置，能多置个三亩四亩的，不也相当嗎？”

爸爸馬上接着他的話說：“三先生，这地說什么也不能卖掉，我一家大小都指靠它活命呢！”

那宝庭又說了好半天，見爸爸老也不肯答应，臉就放了下来，气汹汹地說：“不識好歹的东西，这地你不換也得換！你等着瞧吧，来年春天我在地边种上树，要是碰掉一根树枝，擦破一点树皮，你就得賠我！”說完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爸爸把我大哥、二哥和我三人叫到他跟前，囑咐我們哥儿三个說：“南边那六亩地我是准备留給你們哥儿三个的，一人二亩。可那家起了毒心，想霸占去。我們就是再穷，也不能卖地。你們可得記住我这话。”我們哥儿几个听了都点点头。可是，从这往后，我們就再也过不成清静日子了。

那时已經是冬天了，地主家柴禾堆积如山，我家还要到处拾柴烧。我們拾柴宁肯到別处去，也不敢到那宝庭家前屋后去挨点边。忽然有一天，那宝庭噙噙地来到我家，黑着脸子对着爸爸嚷道：“不知王法的东西，我家的柴禾是不是你們給偷去了？快說，有人給我送了信。”

爸爸說：“三先生，你可不能凭白誣賴人啊。我家孩子从来不上你家房前屋后去，誰說我家偷了你們的柴禾？你叫出这人来給我看看。”

那宝庭哪里叫得出证人！这时候街坊邻舍听见吵声都围

过来了，有几个說公道話的在一旁打抱不平，对邢宝庭說：“你这不是屈賴人嗎？人家压根儿沒上你家柴禾堆跟前去过。”

邢宝庭听了，冲着說話的人一翻眼說道：“站一边去！要你多嘴多舌，我怎么就沒屈賴別人？”

这样吵了半天，也沒吵出个結果来。从这以后，邢宝庭就教他的儿子专门欺負我們兄弟几个，动不动就伸拳头揍。人家是地主的少爷，我們哪里惹得起呀，挨了打总是哭着跑回家来，跟爸爸妈妈訴說。老人家听了也沒法儿，只好忍着气劝我們。

后来邢宝庭对我家更狠了。記得有一次，爸爸牵牲口上他家門前的那口井上去飲水，只見邢宝庭和他哥哥邢万田恶虎似地跑过来，一脚踢翻了水桶，邢宝庭吼叫着：“你这牲口掉鼻，还不給我牵开。三天以內，我的牲口有了毛病，你要負責！”

这是人家的井，人家說什么我們也不敢还言，只好把牲口牵走。打那以后，邢宝庭不让我家上那口井去打水，也不让去飲牲口，我們只好繞道上村东头那口井去飲牲口、打水喝，心想：“这样你总不能再找我們的麻煩了吧！”

可是邢宝庭哪会死心！又派了狗腿子来向爸爸說：“得了，把地卖給他吧！这井也不让你飲牲口了，回头再在你的地边栽上树，碰掉一根树枝，擦破一点树皮还得找你賠，你怎么办？”

接着，村里几戶有錢的人也来劝爸爸，說：“吳二哥，惹那些气干嗎呀，地給了他少找好些麻煩呢！”

尽管他們好說歹說，爸爸还是沒有动心，坚决不肯卖地。

这事就这样一直拖到来年春天，邢宝庭果然在我家那六亩地的四周种上了树秧，一共有好几百棵，都是碗口那么粗的杨柳树，我家下地干活，都得小心翼翼地从树下穿过，生怕碰着了树。这时，邢宝庭的狗腿子又来向爸爸说道：“你瞧，树也种上了，回头孩子不小心，擦破了一点树皮，你怎么办？再说，就是别家的孩子碰了树，他还是会找你的，你还是把地卖给他得了。”

那年月，眼看着人家欺负你，可上哪儿说理去呀！爸爸知道斗不过人家，这才含着泪把地卖给了邢宝庭，六亩地他才给了一百多块钱。爸爸拿着钱回到家里，流着泪对我们兄弟几个说：

“那邢家真没良心呀，我这六亩地是留给你们过日子的，他起了黑心，硬是要占了去，你们可不能忘记这件事啊！”

这以后，爸爸常常偷偷地上那六亩地的地边去，痴呆呆地望着地流泪。我家的宝地，现在成了人家的坟地。爸爸想拿这一百多块钱去买几亩地，可是邢宝庭存心不让你穷人买地，逢上一个卖地的，我家出一份钱，邢宝庭却出两份钱。就这样，地没买成，一百多块钱慢慢也吃光了。我家地少了，就给人家做短工。我十八岁那年，给地主马兆文家去扛长活，一扛就是七八年，真是什么样的罪都受够了。我常常想，要是我家那六亩地不卖出去，在家种种地，也不至于成年累月在外面给人家扛活呀！

就在那几年，我们兄弟几个都成了家，我和二哥合分了三间房。可是谁想到邢宝庭又看中了我们这三间房，又设下了圈套。

有一天，邢宝庭的狗腿子跑来找我，說是看見我在馬兆文家干活受的不是人受的罪，劝我另找一家扛活去。当时我急着想換个主，就問哪家想雇长活，他說：“上邢万田家吧，他可不象他兄弟，待人好，又肯出大价錢，一年能掙八十元錢。”那时候我年輕，經驗少，听說一年能掙八十元錢，心里很高兴，认为这样一家的生活就有指望了。我赶紧辞了工，換到邢万田家。邢万田先給了我四石白玉米，折一年的工錢八十元錢。头两个月他待我还好，可两个月一过就不对劲了，他故意找岔子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对，不是打就是罵，后来干脆就辞掉我，还要我把四石白玉米还給他。我女人听說，就去問邢万田：“孩子他爹在你們家干活挺好的，你怎么又不要他了呢？”

邢万田冷笑一声說：“哼，干活好好的，你瞧他那是干的什么活，他这是故意刁难我。”

邢万田外号“邢大事故”，心眼毒得很，你給他干活，他尽挑你的毛病，想出点子来整你。我知道跟他說不出理来，就叫我女人回去，可她是个犟性子，又扯着嗓子质問他道：“孩子他爹可是个老实人……”話音还未落，邢万田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打断她的話說：“哼，还老实？这小子心里透亮着呢，玻璃似的。”

我女人好說歹說也沒有用，邢万田还是把我辞掉了。怎么办呢？暂时找不着活苦几天，倒还好办，可我先領的四石白玉米已經吃得剩不了多少了，上哪里变錢还人家呀！

一天后晌，邢万田亲自帶着狗腿子上我家来了。他往炕上盘腿一坐，就向我要工錢，我女人把剩下的一石多白玉米挑到他面前說：“要还工錢，全在这儿了。”



那万田冷笑着說，“余下的秋后再还不上，可別說我沒情沒义，你住的房子可得归我了。”

邢万田叫狗腿子收下这一石多白玉米，冷笑着說：“余下的你想法秋后再还吧！秋后再还不上，可別說我沒情沒义，你住的房子可得归我了。”

說完，叫他的狗腿子写下了字据，言明秋后如数归还工錢，如不給錢，沒收房子。

万恶的地主多毒辣啊！原来他誑我去当长工，是摆下了圈套，想吞占我那三間房子！怎么办？得想法儿还人家工錢呀！正好这时候介紹我上邢万田家的那个狗腿子又来了，对我說：“这都怪我，不該介紹你上邢家扛活，我給你想法儿还他的工錢吧！”

沒隔一天，他果然給我借了几十元錢。我接过錢，高高兴兴地去还了邢万田的工錢，要回了字据。心想，这可好了，房子保住了，以后多干点活掙点錢还这笔債吧！

嗨！誰知又钻进了人家的圈套。原来这笔錢是那狗腿子找邢宝庭借的。沒过一年，邢宝庭就支使他来要債了。那时节我手里沒有一分錢，拿什么还給他呢？到处翻門檻借錢，可是到处碰釘子。我只好向邢宝庭要求等来年再还，可是他根本就不答理，一天一趟派人来逼債，并且指着我的房子說：“你裝什么穷，这么大的房子住着，就还不起債？你把这房子卖了不就有錢了。”

原来他也早就挖空心思打我这房子的主意了。可是，这三間房我只占一間半，那一間半是二哥的。二哥說过，邢宝庭去劝他卖房，給頂回去了。我也实在不想卖这房子，房子卖了，不是連安身之地都沒有了嗎？

那一陣子，邢宝庭的狗腿子一天两头地到我家来，来了就

說：“嗨，房子多着呢，保險你住不了露天地。你把房子卖了，还能置几亩地呀！”

他們就这样天天来逼債，天天来游說，吓騙兼施，逼得我走投无路。那时候，我想，能拖就拖，所以沒馬上答应卖房。可是邢宝庭的儿子邢殿全到我家院子里捣蛋来了，他老是端着枪在我家門口拨弄，要不就爬上屋頂朝着天啪啪地乱放枪。这种气誰受得了啊！

这样鬧騰了三四个月，我和二哥商量，只得忍气吞声地把房子卖給了邢宝庭，一部分頂了債，剩下一部分买了几亩地。我一家子就搬到村外一間破破烂烂的茅草屋里去住。那是一間孤单单的破房子，村里的坏人老上那里去捣乱，天天夜里都听见屋子外面有响声，不是射进来一道手电筒光，就是把大門弄得嘍嘍嘎嘎乱响，要不就听见“啪啪”的枪响，吓得我女人因此得了心口疼的毛病。

地主的手段多毒啊！夺走了我家的地，还霸占了我家的房，害得我傾家蕩产，无处安身。

吴玉贵 口述

胡培卿 整理

选自北京出版社《南彩风暴五十年》

攀“亲”

說穷人“命苦”，是騙人；說地主心毒，是实情。我們父子兩輩給“朱家大院”当牛做馬，受尽了苦，地主还要謀算我們那五亩三分地，把我家弄得家破人亡。

我爹原是华州人，家穷得啥也沒有，討飯来到集古村，进了“朱家大院”，給外号叫做“卡球算”的地主朱立志当长工。我爹一連干了九年活，积攒了点錢，零零星星买了五亩三分地。有了地，就算有了家业，我爹出了地主門，就种起自己的地来。

那时候，人們把地按照上质好坏，分成五等：金、銀、銅、铁、錫。出“金粮”、“銀粮”的是好地，財主家霸占着，沒有穷人的份。我爹拿长工錢买来的是最差的“錫粮地”，又薄又陡。穷人家种庄稼，沒牛、沒粪、沒种子，缺这少那，困难可多啦！我爹把心操够啦，把力出尽了，才把地养种得象个样子，遇上好年景，能收个四五石粮食。这时，財主們眼紅了，“卡球算”为了謀算这五亩三分地，使尽了坏心眼。

有一天，“卡球算”把我爹叫到他家里。他装着人样子，点烟倒茶，客气得不行，对我爹說：“何师，我看你年紀大了，也該成家啦！”

我爹叹了口气，回答說：“咱穷得把鍋当钟敲，还能成起

家？”

“你給大叔做了几年活，大叔想給你成全了終身大事，你看怎样？”太阳竟从西边出来了，“卡球算”很“大方”地把他爹在岐山县作官时带回来的一个丫头，許給我爹了，还說：“从今后，朱何两家，就是外甥舅家了！”

我爹万沒想到这里头有鬼，对东家帮助自己成家，很是感激。当“卡球算”要我爹去他家“帮帮忙”时，我爹便带上这五亩三分地，又进了“朱家大院”。

我爹在“卡球算”家里，吃自己的飯，干人家的活，起早搭黑，給人家楞干，連那五亩三分地收下的粮食，也倒进了人家的囤里。当时我爹沒有計較，因为是“亲戚”嘛！但是，这“朱家大院”活重鞭子硬，对待我爹同过去一样的冷酷无情。我爹实心实意地給人家苦干，人家还是嫌做得少、做得慢，动不动就摆脸子、发脾气，罵得祖宗三代都不得安宁。我爹到五十年紀上，就已經累得腰弓背駝，走起路来两腿打閃閃。

“卡球算”見骨头里再也榨不出多少油来了，就把我一家三口赶出門外，住在偏院一眼破窑里。我爹二十多年的长工錢，“卡球算”一文不給；五亩三分地二十多年收下的粮食，一顆也不給；就連那五亩三分地，也是我爹說了沒数的好話，才从他手里要了出来。当家里揭不开鍋，我爹去向人家要点米面时，“卡球算”翻脸不认人，罵罵咧咧地說：“狗日的，不能动了，还能吃！”

我五岁那年，我爹連气帶餓，再加上劳累，死在“朱家大院”的破窑里。“卡球算”名义上是我家的亲戚，实际上是我家的死对头。我爹的尸首在破窑里停了一两天，沒法埋葬。我媽



“卡球算”翻脸不认人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狗日的，不能动了，还能吃！”

找上“卡球算”，苦苦哀求地說：“他給你苦做了半輩子，不給一副棺材板，給一張席子也成。”

“卡球算”把驢臉一沉，哼了一聲：“我管了他的活，管不了他的死。他活着吃了我熟的，拿了我生的，死了還能帶我的！”

這家伙橫不講理，氣得我媽說不出話來。幸亏和我爹一起當長工的朱五長，給我們買了一張席，才算把老人埋葬了。

有一年天旱，庄稼全被旱死了，五亩三分地顆粒不收。腊月間，“朱家大院”準備過年，殺豬宰羊，熱鬧得很；我家却揭開鍋蓋沒米下，我媽只得領着我們兄妹，頂着風雪，挨門挨戶要飯吃。

日子實在過不下去，我媽帶上妹妹到北山逃難去了。當時我才八歲，孤苦伶仃地留在村里，討飯混日子，一天要不下一塊干糧，餓得我走路抬不起腳來，瘦得皮包骨頭。村上的窮乡亲们看我這樣淒惶，就替我去找“卡球算”說情，要他收留下我。“卡球算”腦子一轉，對去的人說：“要我养活他也不難，除非把那几亩地帶過來。”

狗改不了吃屎的性，財主總是要謀算窮人的產業。我進了“朱家大院”，地就歸了“卡球算”。他怕我不干活白吃飯，便馬上把我送進“貧兒院”去了。

我十歲那年，他看我能做活了，便派人把我叫回來，給他當了小長工。十歲的娃娃，人小力單，可是什麼活都要我干，放羊、喂豬、割草、燒火、送飯、看庄稼……哪樣做不到，都是一頓飽打。有一回，我割草回來，正在灶房吃飯。他嫌我草割得少，進門就打了我一個耳光，接着把我手裡的飯奪過去，倒給狗吃了，還怒氣沖沖地罵道：“我拿飯喂狗，狗還給我看門。

你吃了飯，連草都割不了！”

在地主的眼里，咱穷人連狗都不如！在“卡球算”家里，我沒过到一天好日子。夏天，我赤身子頂着毒太阳；冬天，光着脚板在雪地跑。吃的是殘湯剩飯，睡的是破草棚子。我挨打受气、作牛作馬地干了九年活，“卡球算”沒給过我一文錢，还說“白白养活”了我，你看多气人！

我十九岁那年，懂事多了些，心想：那五亩三分地是我爹用血汗换来的，白白被地主占了去，咱做活不給工錢，还落了个他养活我。我越想越气，便托人向“卡球算”去要地。

“卡球算”一听上了火，倒打一耙地說：“把你养活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倒和我要起地来了！”还說啥“虎养大了伤人”，要撵我出門。

我說：“我是在‘虎窩’里长大的，也不願在‘虎窩’里再停了。”

我出了“朱家大院”，二次托人去要地。“卡球算”因为尽做坏事，村里人人恨他，他占了我家地不給，人們都指着他的脊梁骨罵。他为了护住“面子”，又想出一条“强夺不如巧取”的詭計来。于是，他一面把地还給我，一面串通了伪保长“黑毒虫”向我要“皇粮”，說我种地多年不納粮，應該受罰。真冤枉人。这地“卡球算”种了多年，打的粮食全倒进他的囤里，伪保长不向他要粮，却硬把几年的“皇粮”一下算到我的名下，立逼着我交粮食，沒有粮食，就要折去二亩地。我連嘴都混不住，哪里来的粮食呢？

有一天，“卡球算”引着差人来了，指着我对差人說：“向他要粮。他不給，就把他拴走。”我說了許多好話，还借了两块钱

給了差人，才沒被拴走。

晚上，“卡球算”又來了，好像在替我着急，對我說：“唉，你把那地賣了，把糧交了，就沒事了。”

我沒答理他。

“卡球算”放了火，又泼上油，支使差人三天两头來敲打我，这个弄了几个錢走了，那个为了弄錢又來了。我越想越不对，“皇糧”一顆也不能少，還要喂这些狗。倒不如狠狠心，賣了二亩地交了糧算了。于是我只好鼓着肚子，含着眼淚，在人家早已写好的賣地契約上蓋了指印。契約上言明由买主代我还清“皇糧”。后来才知道，“卡球算”和伪保长串通一气，一顆糧也沒有納，就夺走了我的二亩地。

地少了，一家人的日子更难过了。我只得“吃百家飯，做百家活”，賣工度日。一年忙到头，糊不住口，还背了一身債。說來真气人，我賣工掙不了錢，还倒找人家錢；这是富农为了夺我那剩下的三百三分地，使出的鬼門道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我给富农朱先榮做月活，言明每月工錢二十八元。月初，家里沒吃的，我找他商議，用我的工錢按照当时的粮价，从他家里裝了四斗玉米。到月底算賬时，粮价涨了一倍，富农翻臉不认賬，說是我的工錢只够裝二斗玉米，另外那二斗玉米要按涨价折成錢，算作本，加上驴打滾的利，到年底，本生利，利作本，倒欠人家一石粮。我还不起这笔賬，富农逼着我立下契約，写明第二年夏季連本帶利要还他一石五斗小麦，并以三百三分地作抵押，他才放我回家过了个年。

第二年，地里打了三石麦，碌碡一卸，債主們紛紛米到場里，把麦子裝了个精光，連一簸箕麦糠都沒有留下。富农朱先

荣迟来一步，沒有装上麦子，手里拿着口袋罵起来：“你紅口白牙吃了我的，如今不还，想怎么办？”

当天晚上，朱先荣便派人來催賬。好話說尽，才限了三天期；到期不还，就要夺地。我一个穷光蛋，哪里能想到办法？三天期限过了，只好把三亩三分地抵了債。

我家这五亩三分“錫粮地”，就这样被地主、富农全部夺走了。我們全家又过起了流浪生活。直到解放后才翻了身。

何根杰

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《集古村恩仇記》

两张地契

我父亲有个姑舅表兄，名叫郭廷良，也住在我們板塌村。解放前郭廷良一家，占有耕地四百二十亩，是洪洞县有名的大地主。我父亲十三岁时，郭廷良把我父亲叫到他家，“亲热”地拍着肩膀說：“来吧，咱弟兄还分什么你我，只要你好好干，表兄我亏不了你。”

我父亲当时很感动，心想：这一辈子运气不賴，遇上了这么个好亲戚，有了铁飯碗啦！于是，就到他家去干活，一年四季，辛勤地耕种、收割、喂牲口……，不論重活髒活，不分黑夜白天，使出全力地干了二十一年，把郭廷良的这份家业鬧得更大了。沒料到，我父亲三十四岁那年，郭廷良的两个儿子郭輔唐和郭佐唐以鬧分家为名，借故要撵走我父亲。我父亲一听火了，說：“我算看透了你們‘財主’的心！好，走就走，看我离开了你們郭家能不能活！”于是，他扛起鋪盖卷气冲冲地离开了郭家。

我父亲身体好，力气大，就給人家打短工；我母亲起早恋黑，紡花織布，一天也不停。全家人勤劳生产，省吃儉用，好容易用勤褲带积下的几个錢，陸續买下四亩二分地，創立了点家业；可是，父亲却因为劳累过度，挨冻受餓，早早地去世了。

临死的时候，他把母亲和我叫到跟前说：“我……我总算对得起……你母子了。……地……地是庄稼人的命，千万要……把地守住啊……”

父亲一死，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那时我才十四岁，含着满眶眼泪，摇着母亲的肩膀说：“妈，你……你不要哭啦，我……我养活你。”母亲突然把我搂到怀里，呜呜咽咽，哭得更伤心了：“你还小哇，顶不住啊！你不知道，财主……财主的心比蝎子尾巴还毒啊！”

母亲老怕财主暗算，一想起父亲就哭。

到了一九三二年，郭家兄弟，真的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。

郭辅唐看中了我家的地，又听说我十八岁了还没订婚，就打着“关照”亲戚的幌子，找上了门，对我母亲说：“表婶，这几年你闹得不错呀，也该给表弟娶个媳妇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表叔死后的债，今年才还清，哪有钱讨媳妇？缓缓气，往后再说吧！”

郭辅唐知道我家没钱，装着“亲热”地对母亲说：“别发愁，要用个钱，就说话，旁人都是可以借，还能没你借的！”

借钱的心事，母亲早就有了。郭辅唐一说，正合了她的心意。她想：借就借点吧，将来迟还几天，好坏是个亲戚嘛，他还能逼债？于是说：

“借了你的钱，怎么还呀？”

郭辅唐见我母亲上了他的圈套，越发装得“亲密”起来，非常“大方”地说：“甭怕，啥时有了啥时还。别人借钱，一律押‘地契’，你借，不押。别人是三个月本利还清，你是一年。一

件好事嘛，你侄儿还能不成全成全。”

母亲一时被地主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住了，感动得几乎流下泪，觉得还是“亲戚”好，旁人谁替咱操这心、出这力呢？便说：“好，就借给我七十五元吧，办了事，想法子还你。”

拿钱那天，郭辅唐找人写了张白纸借约，还假心假意地说：“给我留下个手续，往后还不还，总知道有过这么回事。”

母亲给他立了借约，拿到了钱，就给我订了亲。

那时，我们这里十年九灾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又多，辛苦一年，连生活都顾不住，哪有余钱还账？第二年秋后，眼看还债日期到了，家里却连买盐的钱也没有。正在这时，郭辅唐讨账来了：“表婶，一年零三天了，那钱准备好了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唉，今年收成不好，借你的钱一时还……”

没等母亲说完，郭辅唐又开了口：“哎，当初说得明白，一年！期限到了就该还，一时不便，也该想法子，活人总不能让屎尿憋死呀！”

母亲一听这话，脸色突然变了。她知道郭辅唐不怀好意，但还想拿“表婶”的身分，求求郭辅唐，再宽限几天。可是一看郭辅唐那气汹汹的脸，知道说也没有用了。就忍疼把“斜道里”一亩六分上等水地的契约递到了郭辅唐手里：“这块地给了你吧……”郭辅唐得了地，还卖乖地说：“要是旁人，这点地就顶不了那么多钱。”说罢拿上“红契”扬长而去。

“怪不得人骂郭辅唐是活阎王，真的是个杀人不见血的活阎王！”母亲决心不再和郭辅唐打交道了。

又过了一年，我二十岁了。母亲因沒錢給我結婚干着急，哭了一次又一次，对我說：“你这媳妇娶不过来，我死也合不上眼啊！”

正在这时，郭輔唐的弟弟郭佐唐又来了，这人装得可綿善啦，进門就笑：“哈哈，表孀呀！你这么大年紀啦，表弟也不小啦，給他把亲搬过来，一桩心事就了結啦！”

“小呢，过几年再說。”母亲警惕了！这时，郭佐唐忽然神秘地湊到母亲的耳边說：“共产党快来啦，人家說共产党杀人如割草，穷的富的都不饒。你想想，要是共产党真来了，年輕的閨女放在她娘家可不保险呀！”

母亲忽然打了一个寒噤。那时候，我們这里沒见过紅軍，对共产党完全不了解。經郭佐唐一吓唬，媽的脸色都变啦。郭佐唐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他看风駛舵地說：“把媳妇娶过来，就是逃出去躲避，他两口相跟上，咱也放心。要是不过門，兵荒馬乱的，可就沒个准儿了……”

几句话打动了媽的心。她想：世界上还能尽是狼心狗肺的人？佐唐說話替我想得多周到，恐怕不是輔唐那号人。便說：“要一文，沒一文，拿什么搬亲呢？”

“用多少你說話嘛！”郭佐唐兴奋地站起来，走到門檻，回过头来，又殷勤地对母亲說：“哈哈，表孀，什么时候用，就来拿。嗯！”

母亲又“得救”了，她高兴地张罗着給我娶媳妇。一天，母亲去找郭佐唐，想把要借的錢拿回来，准备到时好使喚。郭佐唐当时沒給，答应得倒挺大方：“該准备什么你先准备着。錢便当，不过你最好甬拿。現在世道太乱，你的院子又野，半夜有

人来打劫，多危险？我家有盒子枪，人手也多，保险。放到我柜子里，还不是和放在你柜子里一样？到使唤的时候再拿吧，嗯？”

母亲觉得郭佐唐的话在理，是真心帮人。就点点头，满意地回来了。

娶亲的日子到了，媒人和两家亲戚朋友请来了。吃过酒席，按当时旧风俗，就要当面送采礼。可是事到眼前，手里一块钱也没有。开席前母亲曾到郭佐唐家，请他带上借给我家的钱，来吃喜酒。不料，这回郭佐唐偏偏不来。借钱的事，也只字不提，却搭讪着说：“招待客人去吧，我今天没工夫。咱是自己人，请不请没关系。”

直到送礼的酒席吃完了，郭佐唐还是请不来。郭佐唐不来，没有钱，礼送不成，亲就不能搬。母亲急得团团转，不时用袖子擦眼泪。这如何是好呢？母亲想：要是当初不听郭佐唐的话，暂时不娶亲，过个一年二年，宽裕些了再说，也省得“坐火熬”。如今骑虎难下，不光丢人败兴，媳妇也有吹了的危险。

我姐夫看不过，就去找郭佐唐。郭佐唐哭丧着脸说：“我也是一时不便呀！原先估计到这时钱就回来了，谁知道那些穷鬼们不还，唉，真是气人！”又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我找别人‘转’去。咱有这个破家，就是‘转’也比她好办些，十有九成能借到。不过……不过，咱这里的规矩，你全知道……我总不能押上自己的地，去给旁人借钱呀！”

啊！窗户纸终于戳破了。原来，郭佐唐也是看上我家仅剩下的那块好地了。

姐夫回来一說，母亲哭了，我也哭了，不象办喜事，倒象死了人。我說：“媽，算了，咱不娶媳妇啦！”

这时，郭佐唐来了。脸色还是装得很綿善：“怎么办？快定一下，我还有事呢！”說完扭身就要走。母亲央求說：“娶了媳妇，添了人，沒有地种，可叫我这一家怎过呀！你……”郭佐唐很自然地接上了話碴儿：“唉，看你这人心眼多死！人常說：‘田地房屋轉百主’。現在用錢，卖了；过后有了錢，还能置嘛！再說，咱家几百亩地，还怕沒你种的！”

越来越明显了。原来，郭佐唐不仅要夺我家的地，还想叫我們世代代給他家当佃戶、扛长活呢。

母亲想一陣，哭一陣，觉得无論如何也不能在亲事上打退堂鼓。她終于用顫抖的嗓音对郭佐唐說：“好吧，你拿錢去吧！”就这样，用“娘娘庙”二亩六分地的地契作抵押，按“八当十，四分息”，請郭佐唐“轉借”了八十块銀元。

不用問，第二年还不起本利，郭佐唐按“章”夺了地。

娶了媳妇蕩了产，哭不得，笑不得。我媳妇回了娘家，我們母子哭了不知多少回。母亲哭得最伤心，口口声声說：“我对不起你爹，我……”

可郭佐唐还是“慈善”地对母亲說：“不要怕，那二亩六分地，你还种着。反正別人怎样你也怎样，还能亏了你。”

有什么法子呢？庄稼人沒了地，怎活？只好接受下来，租子是“加二五”的大斗，一亩地一年一石。从此，“子承父业”，我也給財主当开牛馬了。

租种地主的地，可不比种自家的地。遇到好收成，还能吃个三斗二斗，遇到旱澇灾害就倒霉了。我“租”地头一年，



郭佐唐把斗敲得当当响，叫着：“装，装！”

就遭了涝灾，秋庄稼收得很不好。两石六斗的租子，只凑够两石二斗。郭佐唐把斗敲得当当响，叫着：“装，装！”看着快装完了，妈含着泪央告说：“实在沒有了。欠下的四斗，明年秋季一齐交吧……”

日日夜夜，好不容易盼到收了秋，粮食又叫地主收割走了，家里沒剩下一顆粮。吃糠咽菜地备足底肥，把小麦种上，我就出去担挑糊口。

第二年春天，小麦返青后，长得很好。我想，今年夏季有个奔头，母亲和我媳妇，嘴角上也露出了笑容。“芒种”前，我回家路过地边，看见我种的麦已经收割完了，佃农李长荣正在放水浇灌，准备种回茬玉米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很奇怪，一时有些晕头转向。把眼睛揉了揉，看看左右地邻，看看地头的渠、路……沒錯，就是我的地。

李长荣抬头，见我楞在地边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？这块地，郭佐唐租给我了。”

不好！我脑子里“轰”地一声，眼睛都发黑了。昏昏沉沉回到家里，把担子摔在门口，一头倒在炕上。母亲见了我，哭得說不成話：“你……你不在，人家把……把麦收了，把地也……也夺了！”

“天哪！这不是活活害我一家人死嗎？”三口人都把眼哭紅了，哭肿了。地主的心，就是这样狠毒啊！

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时，我家才分到了土地和房子，从地主的剝削压迫下翻过身来。

经过土地改革，我明白了一条真理，最亲还是咱们阶级弟

兄亲,还是党和毛主席亲!有了今天的好日子,不能忘了过去受过的罪,更不能模糊了阶级界限。

何瑞泉 口述

中共洪洞县委中心通讯组 整理

选自山西人民出版社《不要忘记过去》

一亩九分地

在旧社会，我家三代为了一亩九分地，死的死，卖的卖，扔的扔，折损了五口人。最后只剩下我母子二人。这悲惨的遭遇，这阶级的深仇大恨，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。

爷爷的遗恨

我家几代是贫农，穷得地无一垆，只靠卖力气过活。我爷爷靠着一个肩膀两只手，担担挑挑，颐口谋生。有一年我们这里遭了灾，爷爷没办法，跑到杨家地主的门前，恳求给他家当长工。哪知道地主不收。爷爷是个硬汉子，二话没说，就回到了家里。打这以后，爷爷下定决心，要自己置点地，脚踏自己的地，头顶自己的天，省得再受地主的窝囊气。

旧社会哪有穷人如愿的时候。爷爷忍气吞声地操劳了一辈子，肩挑肿了，手磨破了，还是没有置下一垆地，祖上留下来的一间破草房却又被大水冲塌了。只落得没吃、没喝、没穿、没住。爷爷临死的时候，喘着气对我爹说：“庄稼人，土地是根本，你爹闹腾了一辈子，没给你留下半点产业，你一定要置点土地，五年不中十年，十年不中二十年，土……地……”没说完，两眼含着泪水就咽气了。

累死了奶奶

爷爷死的那年，爹只有六七岁，奶奶拉扯着他，走东村，奔西村，给人家织布、纺花、做饭、洗衣、端尿盆、洗尿布，啥活都做，整整受了十年苦。多么苦难的十年啊！奶奶的头发白了，瘦得浑身上下成了一个骨头架。不懂事的爹爹见地主家的孩子吃馍，就跟在奶奶身边哭着喊：“妈，我饿，我要吃馍！”奶奶流着眼泪，对爹说：“好孩子，别哭，等咱有了地，妈妈给你烙油饼。”就是这样，奶奶和爹从牙缝里省下了几个钱，托邻居帮忙，总算是置下了一亩九分地。

穷人家有了自己的土地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！奶奶拍拍爹的肩膀，高兴地說：“从今往后，你总算能吃到自己地里长出的粮食了，咱馮家活着能站在自己的地上，死了也能埋到自己的地里。”

买地后的第二天，奶奶独自去看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土地。爹在家等了半晌，一直不见奶奶回来。爹不放心，到地里一看，奶奶晕倒在地边。爹把奶奶搀回家，沒到三天，奶奶就断了气。十年的劳累，把奶奶折磨死了。奶奶把用生命换来的一亩九分地，在临死前交给了我爹。

逼死了爹爹

那时，爹才十七岁，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，那劲头可真大，起五更搭黄昏，满心希望能多打点粮食，吃顿饱饭。这一年收下了一石粮食，谁知道粮食收下来还没过三天，伪保长就来要捐餉，一下要走了八斗。剩下的二斗粮食，别说吃馍，

就是喝稀飯也不够呀！沒过两个月，家里又是一干二淨了。真象一瓢冷水从爹的头上澆下来，那多少年来的一地吃飽飯的指望，又落空了。

后来，爹和一个要飯的孤女結了婚，生下了我和两个妹妹。一九四三年，家里五口人吃飯，生活就更困难了。这一年大旱，又遭了虫灾，收的粮食交了捐款，連一粒粮食也沒有剩。秋收以后，我家全靠野菜充饥。光吃野菜总不是办法呀！爹媽整天皱着眉头想主意。最后，爹总算想出了一个門道，他說：“保长家吃咱的瓜，还欠下十多块钱，我去要。”媽知道保长不好惹，劝爹別去闖禍。爹說：“是人就得讲理，他欠咱的，为啥不能要？”說着，便出去了。

爹走后，半天沒回来，到夜里，邻居們把爹抬着送回来了。原来爹向保长要賬，沒要成，反遭到了一頓毒打。解开衣裳一看，哎哟！青一块，紫一块，渾身是伤。

爹的伤还没有好，就拖着帶病的身子，挑着家中的破衣服、烂套子，翻山越岭到山西換来了四斗粮食。全家高兴极了，心想掺着野菜，又能多活几个月。誰知爹回来还没站稳脚，屁股后就跟来了伪保长。他两眼瞪着粮食說：“捐款交不齐，倒有錢买粮食！拿来頂捐。”說着一脚踢开爹，把粮食背起就走。

这真是晴天霹靂！卖完了东西，換来的这一点救命粮又被夺走了，全家人怎么活下去呢！爹一狠心，便去向地主楊农泉借粮。楊农泉是个官僚地主，阴險毒辣，仗凭他有錢有势，到处置庄买田。我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四周，都是他楊家的地。这时候，他正費尽心机在我家那块地上打算盘，見我爹去向他借

粮，就叫他的狗腿子传话说：“杨大爷向来乐于助人，看在地邻的面上，借给你五斗玉米。按照杨家的规矩，春天借一斗玉米，麦后还三斗小麦，借五斗玉米，还一石五小麦。”爹为了全家能活命，狠着心在借据上按了手印。

麦子刚打下来，伪保长就带着保丁来要捐款。伪保长的算盘珠一响，捐款折粮整整一石三。爹一听吓呆了，要求保长宽宽期。和地主一样凶狠的保长，他哪管穷人的死活，向保丁们一摆手，一亩九分地打的粮食，一下抢了个净光。

粮食被抢走还没一顿饭功夫，杨农泉家的狗腿子又来要账了。他们一进门就恶狠狠地說：“还粮，一石五，一颗也不能少！”爹眼泪汪汪地說：“粮食都叫保长拿走了。”狗腿子听说沒了粮，得意洋洋地說：“量你也交不起。老爷說了，不交粮就交地！”

天哪！原来借粮时，杨农泉早就打好了霸占这一亩九分地的鬼主意，这是他们预先設下的圈套啊！

沒有地，往后就更难活了。爹一气一急就病倒了，一直到死再也沒起来。爹临断气前，拉住我的手，嘱咐我說：“你爷爷奶奶和你爹，都是为了这一亩九分地死的。你可要……保……住……”为这一亩九分地，爹也被活活地逼死了。

拆散亲骨肉

爹的尸体还没埋，地主的狗腿子天天上门逼债。家里穷得連个棺材板都买不起，哪还有钱还债呢？求亲戚吧，不行。人穷亲戚也穷，又遇上这灾荒年景，穷人家哪里还有粮食可借。卖地吧，不能。地是奶奶用命换来、爹用命保下来的，是



爹临断气前，拉住我的手，嘱咐我说：“你爷爷奶奶和你爹，都是为了这一亩九分地死的。你可要……保……住……”

全家的命根子，說啥也不能賣。媽想來想去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要不，就把大妞……”說到這里，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十三歲的大妹妹，一聽說要賣她，一頭栽到媽媽的懷里，哭叫着說：“我不，我要和媽在一起。”媽說：“不是媽不要你，你在咱家也活不成，到別人家里，興許還能有個活路……”大妹妹沒有答話，只聽到她斷斷續續的哭泣聲。

就這樣，在地主的逼害下，為了還清這筆冤枉債，保住一畝九分地，第二天便把大妹妹賣掉了。

賣大妹妹的錢還了債，一畝九分地算暫時保住了。可是兵差、捐款還是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沒奈何，媽媽只好帶了我和小妹妹，拿起打狗棍和破碗出外要飯了。

要飯的日子更不好過。我們三口，天天起五更搭黃昏出去要飯，碰好了，弄碗稀湯喝喝，碰不好，還遭惡狗欺侮，忍飢挨餓。

有一天，我到方台村要飯。剛在一家門口站定，一見院里的房舍擺設，就知道是戶大地主，我害怕有惡狗，趕緊往外跑，只听“汪”的一聲，一條黃狗惡狠狠地撲上來了，一口咬住了我的腿。我跑啊跑，只覺得腿上又熱又疼，到村頭一看，滿腿是血！

我被地主家狗咬傷以後，沒錢治，沒過幾天就長成了大瘡，沒法動彈。小妹妹連餓帶累也瘦得不象人形，媽看日子實在沒法過下去，就狠了狠心把小妹妹扔了。

被迫當壯丁

我們五口之家，為了保住一畝九分地，折損了三口，只剩

下我們母子兩人了。媽和我都以為賬已還了，嘴也少了，往後總該好過些了吧！哪知道狼心狗肺的大地主楊農泉，為了霸占我家那一畝九分地，又要出了新的鬼把戲！

一天，保長又來了。他這次來，不是要錢，是要人，要抓我的壯丁。媽千求情，萬禱告，保長說：“不出人就得出錢！”哪裏有錢呀！保長鼻子一哼，說：“有地就有錢！”我一聽這話就知道他是為了霸占我家的一畝九分地，故意來刁難我們。我越想越惱火：“想要我的地，偏叫你要不成！這一畝九分地我非保住不可！”一氣之下，第二天我便離開了媽，到城裏當了壯丁。

凶惡的地主不達目的不甘心，一計不成生二計。當我走後不久，他們就把我媽趕出了小廟。逼得媽走投無路，只好四處流浪。

解 放 獲 新 生

山有頂，水有底，窮人到底有了出頭的日子。我當壯丁後沒多久，家鄉獲嘉縣解放了，從此我們母子倆才見了天日。土地改革時，我家分了八畝地，三間房。萬惡的惡霸地主楊農泉，被人民政府處決了，為貧苦農民報了仇，也為我家三代報了仇。

分地的那天，媽拿着土地證，讓我領她去認地塊。到了地裏，媽拉着我，從地這頭走到地那頭，用手挖一把土，一會兒放在鼻子前聞聞，一會兒用手把土攥成塊塊，久久不願扔掉。媽問我：“這地真的歸咱了嗎？”我抖抖土地證說：“是真的，你看，證上還有人民政府的大紅印呢！”媽咧開嘴坦然地笑

了。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媽的笑容。

看完了分到的八亩地，又来到了我家的一亩九分地里。媽站在地当中，也抓起了一把土握在手中，可是这一次她没有笑，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泥土，想起了我家的血泪史。染满了我家血泪的一亩九分地啊！为了你，爷爷奶奶累死了，爹被逼死了，大妹妹卖了，小妹妹扔了，我被迫当了壮丁……

我家有了地，有了房，从此脚踏自己的地，头顶自己的天，出口气都觉得爽快。土地改革后的第二天，我买了一张毛主席的象，贴在正堂屋，媽每天都要看几遍，她还常对我說：“咱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大恩！”

馮之太 口述

都升堂 整理

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血泪春秋》